

戏水避暑

◎宋扬

城中暑热难耐，寻个周末，我们去往山中戏水。

渐闻水声潺潺，我看向窗外，一条不甚激越的小溪正与我们的车一道逆向奔跑——我们的目的地是山腰，而它的目的地却在山脚，不，应该是比山脚更远的大河甚至大海。

我们在一酒店门口停车。酒店门口有石桥一座，桥下的流水正是先前所见的那条小溪。站立桥间，看向小溪上游，溪中有小洲一个，洲上夏草丛生，绿植葳蕤。今年的暴雨期还未到，溪水流量不大，流到小洲的水只缓缓从小洲两侧绕过，此时的它们，娴静得就像刚出阁的女子。但那溪谷又是幽深而宽阔的，我猜只有这样设计，才能化解山洪咆哮后的冲击和它可能带来的伤害。

或许是觉得枯水期的溪水太单调，景区在石桥上游十多米远的地方拦出一道浅浅的横堤。水到这里，有了一些奔腾之势，跌出一排飞动的小瀑，水声也就变得更响亮了，仿佛一首抒情的曲子，虽谈不上雄壮，但也有它情感最喷涌的部分。因为有落差，越过石堤的溪水在石桥正下方形成一汪小潭。潭水清澈见底，潭中之鱼小而修长，它们在水中或呆立不动或彼此追逐，这里，俨然它们的聚集地，也是它们的幸福家园。

一见如此清澈的水，我们立即脱下鞋子，挽起裤脚，迫不及待地往水里跳。只没过脚踝的溪水让不会游泳者也完全没有溺水之虞，一股冰凉的惬意从我的脚底猛地上升，瞬间抵达我的大脑神经。这是在城市溽热的夏天中苦苦煎熬的我们所极少能享受的天然凉爽，直到此时，我才算初步领略了这里的水之于我们这些山外人的吸引力。

很快地，这里的水又给我们展示出它的第二重魅力——这里还能泡温泉！刚从凉水中上岸的我们又将体验别样的水，真乃冰火两重天也。我们换好装备，兴匆匆去往温泉池。大大小小、造型各异的温泉池个个水温不同，温度较高的池上丝丝冒着些热气。我们从温度最低的池开始，逐一尝试温度更高的池，不一会儿便浑身发热，感觉体内的毒瘴之气都随同微微冒出的热汗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约摸半小时后，我们从温泉池里爬起来，回到浴室沐浴，顿觉浑身通泰舒畅，如醍醐灌顶。

午饭后，我们睡了一个饱饱的午觉。当我们坐上大巴车抵达湾漂流基地时，我这才恍悟，先前所见的那条溪流并非雪山融水，我们眼前的这条溪流比先前所见那条汹涌得多。此山海拔三千多米，山巅有积雪终年存在，融化的雪水源源不断为眼前这条溪流提供源泉，支撑起它的骨架，更丰腴着它的肌肤。只需要稍加整飭溪中乱石，一条长达五公里的天然漂流通道便形成了。

我们换好泳装，穿好救生衣，戴好安全帽，两人一组开始登筏。我们的船桨在岸石上轻轻一碰，皮筏便极速向下游漂去。水白亮亮的，比先前所见的那条溪水更多三分冰凉，突然，一个浪头打进筏来，冷得我们一个激灵。很快，我们就适应了水温。在最险要的几个关口，我们的皮筏腾起又落下，落下又腾起，我们一行人中胆小者的阵阵尖叫声更加剧了漂流的惊险感与刺激感。好在，一切都有惊无险，沿途有多个安全管理员把守。他们的存在，让所有人都敞开了戒，敞开了狂，我们玩得不亦乐乎！在相对平缓的水域，我们一行人开始捉对厮杀，相互泼水。皮筏到达终点，我们面面相觑，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每个人浑身上下已无一处是干的。

在这里，我们就这样在温热的水与冰凉的水之间自由切换，就这样享受着这个避暑“后花园”的轻松与惬意。久居闹市的沉闷和久处湿热的烦躁都得到了疏解，一种“复得返自然”的悠然油然而生……

认识汝之自身书屋

◎何锋

写下这个题目，缘于二十多年前教我们思想政治的洪老师以及他所推介的一位哲学家。

洪老师全名叫洪定，教我们的时候也就是30岁左右，头发已不是很茂密，虽不至于绝了顶，但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老师之一。那会正在热播《水浒传》，我们私下里称他为洪教头。大多同学都很期盼他来上课，因为他从来不会照本宣科，他的出现刚好满足了我们的一些求知欲。很多年以后，当我读到“一个人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这句话时，我笃定地认为我当时是多么幸运。

青春年少的我们，总是被很多新鲜的事物所吸引。洪老师的课堂总是那么有趣，那些课本之外的名言或是名人轶事总会适时出现在他的课堂中。有一天，当他讲到西方哲学源头时，提出了“我是谁”这一命题。他强调作为个体很难认识自己，就连镇上那个唯一的哲学家也很难认识自己。哲学家？在哪？大家脑袋顿时出现无数个疑问？洪老师说：“他是镇上老街一个书店老板，那个书店叫‘认识汝之自身书屋’。他是我的朋友，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找他问问。”

我读高中的地方，在著名的渭河和她的一条支流的交汇处，因为那条支流自南向北流，当地人称之为南河。在当地一位教初中语文的陈永恒老师所著的《渭水悠悠》三部曲中，渭河和南河以及相关的故事被大写特写。50年代末地处西北的甘肃省武山县曾举全县之力开凿了著名的东梁渠，在缺水干旱的黄土高原开凿的人工天河上流过的就是南河上游所节流的水，开凿东梁渠的事迹曾被登上了《人民日报》。时至今日，当地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通过非常态的行为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很多人都是不知所以然就参与其中了。比如，我的曾祖母，她曾踩着三寸金莲去参加开凿天河的伟大会战，当然干粮还要自己带。我曾想，她到离家几十里远的地方，得走多久啊。

我就读的高中就在东梁渠的下游，毗邻陇海铁路，背靠卧虎山，左前方是以烧瓦罐闻名的冶扶村，右后方几百米是出过一位晚清进士陈庭璠和举人陈青选的大柳树村，民风向来是很淳朴的，所谓耕读传家久，在西北地区是最常见不过了。学校周边的农户多以蔬菜种植为主业。学校不能提供住宿，所以离家远一些的同学大多投亲靠友住在镇上的民房中，或是租住在附近的村民家里，一年四季大多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后来西气东输的大管道也出现学校附近。之前一度辉煌过的一个油墨厂就在冶扶村，后来企业转型承包给了私人老板，工厂的废水也经常直排到南河，河水也变得五颜六色的，可淳朴的村民很少去找这个工厂的麻烦，大抵是有些村民在厂里边打些零工原因。学校离镇上就隔着个南河，沿着南河提向北几百米便和316国道汇合起来，顺着国道向左拐过了南河桥便是镇上了。有些同学觉得走河堤那边太远，就会沿着铁路边很窄的路基到镇上去，路基实在太不利于几个人并行。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地处渭河之滨、古丝绸之路上的陇东南商埠重镇洛门镇得益于地理交通优势和日渐形成的蔬菜产业优势，已然位列西北四大镇之首了。经济繁荣之态，使得原来的老街早已无法容纳新兴的物流及相关的经济业态了，随着毗邻渭河的新市场建成，原来的老街彻底沉寂了下来，原来人流如织的场景只存在于过往的记忆中。除了供销社、新华书店、招待

所、邮局等几家国字号单位没有挪位置之外，一些只接待老顾客的理发店、纸花铺（卖祭祀用品的商店）、修车铺、照相馆、书画装裱铺、录像放映厅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也没搬走，其余的裁缝铺、饭店、百货甚至是卖吃食的流动商贩都搬到新市场周边。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而渭河却是在向南或向北的轨迹将黄土的高原千山万壑中曲笔勾连。历史的潮流总是那么相似，繁华与盛况，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衰落与萧条亦复如是。就是这样的所在，几个书店镶嵌在其间，周边小学或中学的学生会不时光顾一下。在那个互联网还没普及的年代，除了录像放映厅和书店便再无多少可供我们消遣的地方了。录像厅不能常去，一方面时间以及经济不容许；另一方面常出入录像厅的人大多会被歧视，大家认为那是不良少年扎堆的地方；三嘛若逃课去看录像的事被家长们知道，一顿好打是逃不脱的。虽然金庸和古龙等的小说改编的录像电影是那么吸引人，老板还故意把音响挂在门口招揽看客，但出于各种考虑，我们还是忍住没去光顾。所以，对于精神贫瘠的我们而言，书店是最好的去处。

新华书店的台阶很高，亦如那高高的柜台。那时不会像现在这样打造开放式的阅读空间。所有的书，一些展示在柜台里面，隔着厚厚的玻璃，许是年代太过久远，还是没有擦干净的原因，玻璃都有些花了，另外一些书整整齐齐摆放着柜台后面高高的书架上。这个国营的书店鲜有顾客光顾，我们若去也顶多是过个眼瘾，站在柜台后面的营业员决然不会搭理我们的，即使我们是壮着胆子向他们要本书翻一翻，他们都会装作没听见一样，继续他们的闲聊。因为，他们比我们还清楚我们几个人口袋里的零钱加在一起都很难买到一本想要看的书。如此几次下来，便不再去新华书店了。

剩下的几家书店，有三家以卖教辅书为主，租书为辅，黄冈和海淀的密卷时不时会出现，这些也不足以吸引我们，况且一旦同学们进到店里面，老板在热情之余还会防贼一样提防我们，生怕谁像孔乙己一样干出“窃书不是偷书”的事来。只有招待所对面那个认识汝之自身书屋有些特别。招牌是一块不太大的本色木板，横向，自左到右雕刻着店名，魏碑的手写体古朴遒劲，保留了墨色，与周边那些工业风的灯箱招牌截然不同。经洪老师介绍，书屋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变得神圣起来，因为店主是洪老师所讲的哲学家，因为他的书店竟然没有教辅之类，顶多有些《读者》《青年文摘》《少男少女》《故事会》《古今传奇》等十余种旧杂志和一些武侠小说来应景，其余便是古今中外的名著。他从来不拒绝入店的人去翻他的书，甚至是没开过封的书。书店顶多就四五十个平方，书架带有沧桑感，许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但书架上的书大多是新的。门口摆了一个柜台，他坐在柜台后边，他既是老板也是店员。去过很多次的人都发现他总保持同一个姿势，一册在手，世事勿扰。不管有没有顾客他都保持一个姿势。就是这样一个姿势，让我们产生了诸多神秘感，同时带着一种敬畏感。

记忆中，他的年纪似乎比洪老师大，头发比洪老师多且留得很长，有点清瘦，没有洪老师健谈，目光比洪老师犀利，也不会像洪老师那样常常给人以微笑，用现在的话来讲他有些高冷。年少轻狂的我们，不曾了解过他的姓名，但对成年的故事似乎有着天生的探知欲，比如我的同桌，他就是第一个走近哲学家的人。我这个同桌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自打通过我得到了一本《竺翁对

韵》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时不时写一两首古诗找语文老师讨教。教我们语文的张祚华老师是洪老师的妻子，通过张老师我们证实洪老师和那个哲学家的确有交往。所以，带着各种心理需求，他常常出入认识汝之自身书屋，去得多了便似乎跟哲学家有了更多深入交流。

人往往是孤独的，特别是在经济大潮中浮躁在大面积萌芽的时候。认识汝之自身书屋成了一群孤独青年和一个孤独的中年男人对话的空间。的确，很多洪老师在课堂上不便讲，或是不愿讲的疑问常被书店的主人讲得极其通透，在他看来他面前的人大多是愿意听他讲的人；那些未曾听过的大名著抑或名人掌故，自他的书屋传出；同样那些在新华书店或被束之高阁的图书，却盖有书屋特定图书章的图书不时在同学间流转；有关他曾经流浪寻找诗和远方的故事也成了同学之间的谈资。慢慢地，很多同学懂懂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前行的方向似乎也随之明晰起来。

当时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我們，是他渊博的知识，还是他传奇的经历？多年后，当我读到王小波所写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时候，突然发现，哲学家应该可以用特立独行来形容。时间长了，原先对他的神秘感日渐少了，熟络之后大多同学更是与他成了忘年交。随之大家对他的生计担起心来。按书店的规矩，新书一般是不外借的，即使外借也要按书的定价交押金，然后按天累计租金。但问题是，与他探讨完人生会顺手带几本书走的人大有人在，只要给他讲下就没交押金之说了，至于书有没回流到书店就更不好说了。即便这样，书店也勉强维持着，而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充盈起来，我们囫圇吞枣一般翻看着书架上的书，也不时跟哲学家有些交流，他必是有疑必答。尼采、海德格尔、宗白华、塞万提斯、歌德、米兰·昆德拉、列夫托尔斯泰、鲁迅、霍达、周国平、余华、余秋雨、李敖、柏杨、司马迁、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王国维、路遥、贾平凹、三毛、林清玄、蔡澜、木心、陈丹青、史铁生、海子……一个个金子般名字所关联的形象渐渐活泛起来，青春的脚步在诸多大师的陪伴下不再杂乱，读书之余的习作也不时会被张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分享。用从未踏进过学堂不识一字的妈妈的话来说，地里面种上庄稼，便不会长草了。我和我那些有过懵懂、轻狂的伙伴，就是在这间书屋里接受阳光雨露的同时，某些精神的种子开始萌芽。

后来，我跟很多镇上的青年一样，外出求学，很少再回去。一个暑假，当我再次去认识汝之自身书屋的时候，老街比之以前更加冷清，远远只看到呈灰黑色的招牌，走近一看大门紧闭，似乎很久没开过了。抬头再看那个招牌，字的墨色还在，但已显得不清晰了，木板已有几处裂痕。突然发现，我的青春似乎也跟这个门一起被封闭了起来。我带着万分的遗憾转身离开，身后似乎传来他曾用地乡话发表的哲学经典：“世界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北方方言，有规律意的）。”

再后来，我远离家乡，在漂泊或是短暂的停留时，脑海中不时会浮现他在书屋中读书的模样，那个模样有时很清晰，有时又会变得模糊。

很多年后，看到许知远在一期访谈节目中发出过一个疑问，读圣贤书所谓何事？我似乎早已有过答案，那便是书店里的哲学家在20多年前讲过话，读书原是用来认识自己寻找自己的，阅己、越己、悦己。

很幸运，我的青春曾与认识汝之自身书屋有过交集。